

风景与记忆

□吴从周

出京都大学本部校区北侧门，沿今出川通向东，走上几百米，就到了吉田山。牌坊朱漆剥落，背后是浓荫构成的隧道，苍苔满阶。因为是山阴，显得更加幽深，仿佛真的通向不可言说的境界。

从前的夜里则不同。山脚的空地上会搭起一座红帐篷，里面炭火炽热、星火乱飞，杂菜汤和烤鸡翅的浓香裹着油烟，格外有膏腴之味。我第一次来京都就和枕书在这里吃过宵夜，一边想，如果山上真有小鬼，恐怕也要围绕在帐篷内外，也许会偷走掉在地上的肉丸。后来才知道这家大排档在2017年年底已搬走，去京都站附近开了一家小店铺，应该比经营大排档安定了不少。

从北参道前分叉的小路往高处走，过了朋友书店的白色小楼，右手边又有一条小路，穿过吉田山的半腰，可通往真如堂和金戒光明寺。

这条路我们也走过许多回，半途中眺望过京大人文研究所分馆的修道院式小楼的尖顶。2018年初夏下了许多暴雨，一天夜里，那条小路忽然坍塌。枕书拉着我去看，一截路面荡然无存，泥石裸露、树木狼藉，山脚的房子也被损坏。修缮工程缓慢得出奇，之后这条路就再也不能走了。

关于京都这座城市，我所了解的不多，在记忆中也往往颠倒了时间的次序。因为最熟悉的区域是这一片地方，对京都的印象里难免总有森森然几分鬼气。不过想想，这其实才是正常的人世间，生与死的距离并不遥远。今日之死，是昨日之生；今日之生，终也要归于明日的安眠。

《有鹿来》初版在2016年，文稿整理完成时，便将其中的时间截流于2015年末。在当时看来，在京都生活了7年，已十分漫长，没想到今已倍之。其间的时光流逝，足以目送少年变得老成、青年进入中年。

这几年里，环境与个人都发生了许多变化。

除了吉田山脚下的大排档搬走外，还有春琴堂书店宣告闭门、井上花坛老板娘的长子去世、家附近的小酒馆也换了主人。

京都总被叫作千年古都，听着仿佛是永恒，而时间的定律从不会轻易忽略任何地方、任何人。只是在新的人眼中，世界总是从自己所见的那一刻开始。许多老的，在他眼里是恒常；许多新的，在他眼里是依旧。好像是一座木构建筑，年深日久，榫卯悄悄变形，斗拱暗地倾斜，哪里的木料重新挖补修整过，檐间的青草枯了又荣、荣了又枯。这些变化需要更加细密的记忆坐标去参照，路过的人轻易看不出来。

新版的书里，对这些已经告别往日的风景与记忆做了极细致的修订，叙述当年所及人事的下落。

好多年前，枕书跟我说起，她特意去看传统的薪能，几度昏昏欲睡。台上演的故事是人们熟悉的，人物的命运也早已知晓。我未曾亲见，但想象过那样的场面：单调悠长的鼓吹声里，火光跳跃，人们在梦幻泡影之世庄严悲喜。

545

据说数学家最杰出的成就几乎都是三十岁以前做出来的，三十而立，其创造力就衰退了。（国际两大数学奖之一的菲尔兹奖，就只授予未满四十岁者。）围棋界过去有句俗语：二十岁不成国手，终身无望。（韩国“石佛”李昌镐二十岁以前即横扫棋坛，三十岁以后就逐渐“归于平淡”，老是拿亚军了。）数学和围棋都有“大器早成”的现象，我觉得并非偶然。

数学和围棋看似不相干，其实是有

共同点的——相对于其他领域，二者所需要的，是最低限度的专业知识积累，最大限度的纯智力发挥，同时也更依赖于灵感的迸发。这当然更有利年轻人。

相反，越是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积累的领域，就越不可能只依赖纯智力的比拼，也就越是需要“有年”，也即更适合专业积累丰富的中年人。相对来说，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；而在人文科学内部，历史科学又比社会科学更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。此史学大家之所以不易成就也。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二九



新书快递



中国的蔬菜：名称考释与文化百科

张平真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本书以蔬菜名称解读为切入点，详解二百七十余种中国蔬菜，并配以精美手绘科普图。全书分为“综述”和“各论”，“综述”概述我国蔬菜名称构成、命名缘由及构词手段等，“各论”则分门别类地对各种蔬菜的所属类别、起源地域、引入时间、栽培历史、供应现状、名称由来、命名因素、营养成分、食用方法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。

我的父亲苏秉琦： 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

苏恺之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苏秉琦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。本书从儿子的视角，还原了他生动丰满的父亲样貌，更树立了一个伟大考古学家的形象；通过讲述与他同一时期其他学科代表人物的故事，体现了我国20世纪地质学、生物学、物理学等学科知识分子的生存、工作状态，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历史风云。

反读书记(一九九)

□胡文辉

546

对世事太看不破，就难得心灵的从容、少了人生的闲适；但对世事看得太透，又难得心灵的活泼、少了人生的奋进。

对于利益权势，不当争取就别去争取；对于荣誉事业，能够争取就尽量争取——我以为这样的态度最好。只是真正做起来，自然是不易把握分寸的。

为人处世，最难在能入能出、能收能放、能重能轻，在积极与消极之间。

《有鹿来》新版后记(下)

□苏枕书

这册幸运的书，很快得到了在台湾出版的机会，撰写序文的是台湾东吴大学的鹿忆鹿老师。我们初次见面是2011年10月初，她来京都查资料，接待她的是我当时一位台湾师兄。师兄大概觉得找一位女生陪老师更方便，便把我带到了鹿老师跟前。我们一见如故，漫步吉田山，去山顶的茂庵喝东西。满山木叶簌簌，天气晴朗，柿子已成熟，在窗前看到爱宕山、高雄山、衣笠山诸峰，在当时的我眼中，还是非常新鲜的风景。后来在北京、台北、京都，又与鹿老师见了许多回。这两年则是在线上会议碰头，她想念茂庵窗前的群山，我也怀念她在翠山深处的家，窗前有美丽的蓝鹊飞来。何日更重游？

《有鹿来》之后，又写了几册与京都有一点关系的书，比如《松子落》《春山好》，已不复当年天真的笔调。偶尔收到重版此书的联系，而我拖延再三，因为改稿比写新书艰难得多。真正动笔，则是在2021年初春，距离撰写初稿已过去6年。

我对观察某事物、某风气在一定历史时段内的变迁一向深感兴趣。6年虽不久，但加上撰写初稿时已积累的6年经验，对京都庶几不算过于无知。2020年初以来，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京都当然也免不了。反复执行的“紧急事态宣言”效果可疑，令人疲惫。2020年上半年，人们无论谈起什么，都会加上“新冠流行”的前提。超出预想的流行时期慢慢令人陷入沉默，猜疑与抱怨变得更多，保持乐观与希望很不容易。我想讲《有鹿来》之后发生的事，什么流逝了、什么诞生了、又有什么是我依然深信且挚爱的。

仍要感谢杜娟小姐细致的工作，感谢从周写的短序——他是我京都岁月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新版的副题叫作“京都岁月”，用了比“日常”看起来更深沉的词汇，以示我的郑重。那些细小的增补之处，是我留给《有鹿来》初版读者的讯息。而对于初次认识《有鹿来》的读者而言，可以把这本书当成绵延十二载的京都观察，我尽量留着它昔日天真的面影。

从旧版至新版，发生变化的还有我自己。如今，我刚刚习惯学院的工作，面对学生也不再过度紧张。我比从前更频繁地去往山中，学习动物、植物的智慧，在阔大的自然中磨砺身心。依然能在此地的山前水畔邂逅可爱的鹿，我们也依然能在文字中重逢。

2021年11月2日于北白川畔